

一百元的捐助

◎袁占才(河南鲁山)

县慈善协会召开座谈会,参会者多为企业界大佬,其中一位着装素朴、偏坐一隅的长者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长者名李欣,鲁山梁洼镇人。主持人介绍他的事迹,说他捐款数额虽然不大,仅一百元,却是月月捐,年年捐,自2016年,一直捐到现在。

一介平民,有此善念,令我感动。我准备采访他,会议结束,却不见了他的踪影,一打电话,他说骑着三轮车,已在返家的路上。他说:天快黑了,家里事多,妻子还有病;至于他的捐助,小事一桩,不值一提。

是何动因,让他八年如一日?

正值春浓,我专门去梁洼拜望李欣。一路上,万物铺翠,遍野温馨。李欣家住梁洼南街,一个小院,三间主房,屋内简陋,除了一张柜桌一对沙发,别无他物。

我开门见山,问他何以起念做此善举,李欣一直摇头挥手、微笑不语。问得恳切,这才说出掏心窝子的话,说皆因父母、岳父母的教诲,再是感恩国家的好政策,和平盛世,自己依靠勤劳双手,得以生活幸福,可是还有一些人,免不了有自然灾害,得众人相帮才能渡过难关。

李欣回忆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其父曾两次夜间得急病。四条街找不来一辆机动

车往县城送。无奈之下,乡邻们绑了个担架,6个人轮换着抬,大冷天,用了3个多小时,抬了25里地,赶到县医院,及时做了手术,这才救了父亲。两次都是。父亲87岁无疾而终,生前,老人家一直感念乡邻,千万遍嘱托他,一定记住乡亲们的恩情,要报恩行善。

李欣的妻子叫郭雪,娘家住同一条街,岳父是土郎中,擅治疮痍疔疖,会熬膏药,熬出的膏药全部免费。方圆几十里,连宝丰县也有不少病人赶来求治。家中病人多,岳父忙于接待,天天顾不上吃应时饭。岳父家比李欣家的经济条件稍好些,但岳父嫁女,想法奇特:让闺女找个比自家穷的人家嫁。岳父的理由是闺女嫁过去能当家,不受欺。闺女听爹的话,父女俩都看中了在一条街长大的李欣,小伙子一表人才,踏实肯干。李欣家穷点不要紧,谁不是从穷处过来的?

婚后,夫妇俩合力经营日子。风雨春秋,李欣卖过窑货,开过三轮,赁过架板,售过水泥,现在开了个五金小店。他的经营之道是和善待客,童叟不欺,薄利便民,其所育二子一女都已成家立业。几十年里,夫妻俩虽然没有挣住大钱,没有什么存款,却依靠

自己的双手,不愁生计。李欣心里一直惦着老父的话,想着做些更有意义的事。2008年,一听汶川地震,李欣坐卧不安,与妻子一合计,携了一千元钱到县城捐。2014年,妻子患脑梗,落下严重的后遗症,医药费不断,然而,2016年,李欣得知县里成立有慈善协会,立即寻至办公处,允诺月捐百元,至今不辍。我说:你的日子并不宽裕,何必要捐?怎么能坚持这么久?李欣说:社会之大,很多人的生活比我要困难得多,自己虽人微力薄,妻子还有病,但子女安居乐业,孙辈们都学习上进,自己身在福中,力所能及献点儿爱心,本是分内之事。我说:你还想再捐多久?他说:69岁了,计划再捐十年。

从梁洼归来,我感慨万端。鲁山人传承平民圣人墨子的兼爱思想,自古就有从善尚贤的品格。近年来,县慈善协会在全县倡导“一元起捐,全民慈善,有难就帮”的理念,让慈善的火炬广泛传递。可谓起于村舍,享在民间,充分彰显了友爱互助、乡风文明的独特魅力。

涓涓细流,汇作滔滔爱河。李欣的百元之捐,仅是小例一件,更多的爱心接力在此不再赘述。唯愿慈善之爱,星火燎原;人间温暖,遍洒各个角落。



构穗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有人说,构穗是长在树上的虫草,我认为,它比虫草珍贵得多。

我家老宅里有棵构树,打我记事起就有胳膊粗,像母亲一样年轻有活力,年年都把春天的馈赠挂在树梢上。构树很奇特,像猕猴桃一样分公母,是夫妻树,公的开花,母的结果。每年开春,春姑娘就用她那双灵巧的小手在公构树上搓出许多“虫草”,在母构树上生出许多“杨桃”。春风一摸,杨桃渐渐膨大,不经意间就炸出一树“火球”,亮晶晶的,水汪汪的,孩子们称它是“构桃”,爬到树上摘一颗放在嘴里一嚼,就美得不知道姓啥了。而“虫草”被阳光一吻,立马就炸毛了,发胖了,像一只只毛毛虫吊在树枝上,风神的拐棍儿轻轻一碰,便一头栽下来,趴在地上不动,拣一只用手指一弹,淡黄色的粉末随风飘去,那就是公构树传宗接代的花粉。

我家的那棵构树就是公的,每年春天,构叶还没有露头,光溜溜的枝条上就挂满了

构穗,一簇一簇,绿绿的、嫩嫩的。那是构树写在春天里的一首诗,挂在树梢上的一盘菜,送给乡下人的一碗饭。母亲站在马扎上,一只手拉着枝条,一只手把构穗撸下来;我双手把篮子举过头顶,瓷实实的构穗掉到篮子里,嘭嘭地响,那是母亲自编自演的“击打乐”。美妙的乐曲裹着满院的快乐,送给路边的绿草,树上的黄鹂,天空的白云。母亲的“花棍舞”不停地表演着,篮子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,我举不动了。母亲说:“别紧了,把篮子里的构穗倒出来!”我倒完构穗,一溜烟跑回来,“二人转”又开始了。

构树的枝条很绵软,拉成弯弓也不会断,一根枝条上的构穗撸光了,一松手,嗖的一声弹回去,晃悠开了,不等停下来母亲又拽下一枝,动作依旧,笑容依旧,乐曲依旧。我踮起脚尖儿,试图从母亲手中拉过枝条,母亲连忙制止我:“构津有毒,沾到手上会起疙瘩,又痒又疼。”我赶快松开,继续当“配角”。母亲的手指被构津染成了黑色,可就

是不起疙瘩,我想,一定是老茧挡住了构津的毒素。

母亲从马扎上蹦下来,又进了厨房。有个厨师告诉我,做菜有三种境界:一是用手做,二是用心做,三是用爱做。母亲的构穗饭就是用爱做出来的,吃过了,我深信“构穗蒜汁拌,有肉都不换”的俗语绝不是夸张。六十年过去了,构穗那糯糯的口感,淡淡的清香仍然让我记忆犹新。

如今,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,腰弯了,耳聋了,眼花了,腿脚也不灵便了,马扎上上不了,构穗摘不到了,但她每年都能让我吃到构穗,而且是不老不嫩的。杏花开罢,天气渐暖了,她就坐在院子里守望着那棵老构树,啥时候冒穗,啥时候长大,啥时候该摘,她都记在心里,就像婆婆盼望儿媳生孙子一样上心。“预产期”到了,一个电话打给我,我就吃到了沾满母亲牵挂和爱意的构穗。

只要母亲还在,我就有春天,就能吃到最好的构穗!

人间四月,杏儿们、桃儿们、李儿们芳菲既尽,而独有一种花儿,她不争春,不喧嚷,不卑不亢,清新自然,淡雅而大方,亲切又端庄,盛开在暮春的季节。

这就是槐花,一种素颜朴实,清香可人,既能观赏又能食用的美丽的花儿。

你看,山崖上,田埂边,沟渠畔,在农家小院里,在村庄的周围,在那些不被所谓名贵的花儿看好的地方,总有槐花安静而纯粹地开放。

我的故乡,河南省郟县茨芭镇构树张村——豫西平原上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子,此时正是槐花的世界。

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是村里的古刹大会日,俗称日子会,还叫待客会。槐花盛开,装点着故乡的山山岭岭,村子里要唱几天几夜的大戏,以庆祝即将来临的麦收季节。每家每户都要准备好吃好喝的饭菜招待前来串门的亲戚。一般人家都要做八个菜,两个汤,俗称八大碗。光景好的人家要准备好几桌菜,有些洛阳水席的架势。那时节是和新年一样郑重的,各家各户的餐桌上,必有槐花这道菜。主妇们各显其能,或煎炒,或清蒸,或油炸,或水煮,色、香、味各具特色。我的母亲就是优秀的厨娘,她会做一种叫“麻爷雀”的菜,先是和面,然后在面盆里倒入少许

的菜籽油和盐,还要放一会儿,母亲说这是让面“睡一睡”。等到把鲜嫩的槐花掺进去拌均匀的时候,面已经发酵,这时面就“醒”了。在案板上切成各种小鸟的形状,再油炸,出锅的“山麻雀”形象逼真,香酥可口,从舌尖到舌根都是槐花的香味。

在这样的节日,大人们自然很重视,他们大约有很多重要的农事要商议,有许多亲情要畅叙,还要置办麦收的各种工具。对于我们小孩子呢,这几天可以有大戏看、有好饭菜吃,再怎么顽皮,大人也无暇顾及,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刻!对这样的日子,小伙伴们总是惦记着,尽管总也记不住具体的日期,可是我们知道:槐花开了,这样的日子就要到了。

长大后,为了生活总是在路上走,远离了家乡也远离了槐花。匆匆当年的那个匆匆的瞬间,在疾驰的车窗外,我倏然看见,春天的田野里,一座并不高大的平房上飘着一缕缕炊烟,一对年轻的夫妇正在采摘槐花。男人和女人穿着朴素的衣衫,低声交谈着,不知男人说了什么有趣的话题,女人低着头,手上捋着槐花,只是浅浅地笑。近旁大路上车流喧嚷,丝毫没有干扰到他们享受春光的静美。

我的心陡然一惊,这些年,我无休止的

漂泊究竟为了什么?这个普通的生活场景,没有轰轰烈烈,没有生离死别,有的只是宁静和恬淡。像一杯白开水,透出生活的底色。是时候了,我要停下匆忙的脚步,直到灵魂跟上来。

这些年,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,我总想贴近那一树树的槐花,闭上眼,深深地呼吸那芬芳,像是依偎在母亲的怀里,那幸福比世上一切都要美好,因为这是母爱的味道啊。

子在川上曰,逝者如斯夫!去的尽管去,来的只管来吧!槐花又开的季节,在异乡,我又向母亲、向故乡投去眷恋的目光……



槐花今又开

◎张俊杰(河南郟县)